

細漢上深的記持

作者 陳玉秀

尾因的我，是我阿母上袂放心的。每一擺，阿母欲出門，我就是一個真麻煩閣費氣的『跟屁蟲』，愛哭閣愛綴路，綴無對就翹喙。阿母定定講：「妳看妳又閣咧翹喙矣，會當吊三斤豬肉哦」，我摸我的喙，講：「人那有翹喙矣？」。

有一擺，阿母欲去巡田水，伊一心想欲共我園佇厝裡，閣一心放袂落，就恁我去，因為我真細漢行路慢，阿母共我偕(ā inn)，煞遲蕩(tōng)著阿母的時間。一下到位已經真晏矣，阿母共我放落來，吩咐講：「踎遮迫迫等阿母來喔」，就足趕狂對田裡去矣。我這個細較的，又閣佇後壁逐。

一觸久仔，就看無著阿母的影跡矣，我這個因仔疔(phī)干焦顧揣阿母，煞無顧頭前的大水溝，一下無細膩跋跋落去水圳溝裡，水有夠深閣真湍流，我無夠底，險險仔予水流去。我會記得彼時陣，佇水裡我一雙手烏白捎閣拼命搥(iah)，上尾仔，我摸(khiú)著水圳牆堵邊的一模草，慢慢仔繼予我控(khàng)起去，毋過，規身軀澹漉漉，嘛驚甲欲死。起來岸頂，規個人皮皮疔(tshuah)毋知按怎跋閣按怎，干焦知影通驚爾。毋敢閣烏白走矣，定定佇遐等阿母，阿母來的時，我的衫嘛已經焦矣。

俗語講：「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」。這馬回想起來，實在不止仔著驚，差一點仔絞人去涵空內，這聲都毋知流對叨位去。實在感謝天保庇，賜予我這呢有福氣。我大漢決心立志無做歹代誌，予人生過得有意義。